舊唐書逸文

序

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書成之後並授諸梓余於癸卯秋曾爲作序以汲古閣毛氏比之蓋深喜古籍之復行也繼而紹周復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比附者會萃參考爲舊唐書逸文十二卷戊申夏甫經寫定而紹周遽亡其子秋舲（淦）及其從子仲陶（鎔）爲付剞劂復乞序於余余取其書閱之所載事跡有關繫者甚多就最鉅者言之有十善焉李元瓘請明經習業兼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元宗紀逸文云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學人教業必事資經今明經所習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文宗斥施士丏之春秋涉於穿鑿（施士丏傳逸文云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丏之春秋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貴爲異同耳）此有關於經學者其善一也許敬宗脩太宗實錄高宗嫌其所記多非（高宗紀逸文云高宗以許敬宗所撰實錄多非

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咸使詳備此旣乖於實何以垂之後昆**元宗**命史官止記災異不書祥瑞元宗紀逸文云上謂宰臣曰往者史官雖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此有關於史法者其善二也太宗鑒於有隋作序以賜太子太宗紀逸文云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誡愼申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憲宗讀金鏡帝範訓誡思貞觀開元之風憲宗紀逸文云憲宗以天下無事留意政典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元宗撰開元訓誡思繼前躅此有關於君德者其善三也張文瓘論宰臣任職在有益於公道高宗紀逸文云高宗朝諸宰臣於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裴垍對爲理之問以正心爲言裴垍傳逸文云憲宗詞爲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此有關於相業者其善四也太宗閱明堂孔穴之書卽著令罪人不得鞭背刑法志逸文云太宗以暇日遍閱醫書因讀明堂孔[illegible]

或鞭笞至死朗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趙冬曦諫法律之輕重因乎愛憎中宗紀逸文云趙冬曦上書曰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立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輕重必因乎愛憎受法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此有關於國典者其善五也王師旦謂浮薄者雖有詞華不成令器太宗紀逸文云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直並有俊才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放有變陛下風雅劉境請以文藝爲末德行爲先禮儀志逸文云劉境上疏曰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務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鄙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豈有不變者歟此有關於世教者其善六也馮履謙自守以清廉卻部人之餉鏡馮履謙傳逸文云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吾效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張鎮周官於本邑親戚故人肅然張鎮周傳逸文云張鎮周拜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乃多市酒肴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十日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此者張鎮周與故人爲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州境因茲肅然此有關於政績者其善七也王行敏拒劉黑闥之兵

不屈而見殺王行敏傳逸文云王行敏鎭潞州劉黑闥來攻拒戰擊賊破之旣而憩於野不設備因爲黑闥所擒竟不
拜黑闥怒斬之臨死西向而言日行敏大唐忠臣也願陛下知之劉秋子張空拳以攻賊決勝於
兵盡矢窮劉秋子傳逸文云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劉秋子率士卒攻賊兵盡矢窮秋子張空拳大呼於軍前死戰而勝詔
嘉其忠勇此有關於節義者其善八也三師復置據太宗之詔詞太宗紀逸
文云太宗降手詔日朕觀前代明王聖主曷嘗無師傅況朕鍾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匡朕之不逮宜依古道置三
師位也貢士列方物之前從劉承慶所議禮儀志逸文云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日天下諸州所
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恐所爲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士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
禮制日可此有關於掌故者其善九也祭漢太尉楊震文爲軸太宗文
者所未載太宗紀逸文云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尉楊震墓太宗自爲文日云云賀五色鸚
鵡表可以補燕公集之遺元宗紀逸文云元宗有五色鸚鵡能言岐王文學熊延京因獻鸚鵡篇以贊其
事上以鳥及延京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日云云此有關於藝文者其善十也約舉
十端足徵梗槩其書之有裨實用洵可與正史相輔而行以覘彼

蒐聚瑣言無關大義者奚啻霄壤之隔哉若夫編次之精密辨證之周詳觀其書者必能知之去取之謹嚴校訂之慎重觀其自序者必能識之此則不待余縷析言之矣余家舊藏鈔本輿地紀勝紹周借錄副本欲爲重刊並欲輯羣書所引紀勝逸文爲補鈔本闕卷惜乎所補者未及脫稿而欲刻者未及開雕也所望秋舲仲陶輩能爲成其未竟之志庶不致有遺憾也夫道光戊申十二月

太傅　予告大學士在籍食全俸揚州阮元敘

自序

自南宋以後新唐書盛行而舊唐書流傳漸少至明嘉靖時藏書之家已罕有足本文徵明序云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得舊刻數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聞人詮序云吳令朱子遂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隨得紀志於守溪公聞人氏所刻乃彙集諸家之書補綴而成楊循吉序云且命廣搜殘逸足其卷數文徵明序云於是徧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從事其中不無殘缺之處錢氏考異言薛播等傳有論無讚王氏商榷言柳公度傳其文不完趙氏劄記言張巡傳行墨脫落皆辨論精詳能正今本之失而逸文散在羣籍尚未有彙集之者道光癸卯建功重刻舊唐書延同志諸君博考各書成校勘記六十六卷既爲序而梓行之矣復思諸書所引舊唐書頗有累牘連篇與今本不相附麗無須悉載於校勘記者竊不自量爲之會萃成書一一整比編排而加以考訂共得十有二卷即名之曰舊唐書逸文所援據之

書以御覽爲主而寰宇記事類賦注通鑑考異次之蓋諸書皆明引唐書足以傳信也會要冊府所述唐時之事必御覽等書所已引者乃取以校定其文其未引者則不復裒輯誠以會要冊府雖根柢亦出於唐書而究未嘗明引恐蹈無徵不信之譏也會要原闕數卷後人採他書補之內有引及舊唐書而爲今本所無者仍輯入逸文凡年月之先後則本諸通典通鑑新唐書以推其次第詩文之詳略則證諸英華樂府唐文粹以驗其異同務期確有憑依不欲參以臆斷其中有互見於志傳而實爲紀之逸文者肅宗紀逸文乾元二年女媧墳事互見五行志睿宗紀逸文景雲元年李朝隱事互見李朝隱傳有互見於紀傳而實爲志之逸文者禮儀志逸文五經試墨義事互見憲宗紀音樂志逸文率更寺閱女樂事互見文苑賈曾傳有互見於紀志而實爲傳之逸文者田悅傳逸文攻張伾事互見德宗紀韋昭度傳逸文廢尚書令事互見職官志並爲之條分縷析詳著其採入逸文之由庶乎區別較明不以紛歧致惑矣若夫其詞有與通典相

同職官志逸文雜端御史云云與通典二十四同食貨志逸文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云云與通典卷二同其豐行夾注之處亦屬相符有與會要相同官品志後制舉科逸文數十條與會要七十六制舉科各條字句皆同行款亦合疑是通典會要之文而御覽誤引然既標唐書之目無以證其必非唐書與其過而廢之不若過而存之疑以傳疑姑留之以備考云爾官品志與職官志顯然不同御覽所引各條疑是韋述所撰唐書今列於諸志之後別自爲卷以俟考至於或似逸文而已載於紀御覽八百八十七引唐書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事今考此事見德宗紀下貞元十七年或似逸文而已載於志御覽九百六十一引唐書嵩山樹三樹杪置金雞事今考此事見禮儀志或似逸文而已載於傳御覽三十二引唐書七月望日盂蘭盆事又八百十三引唐書五臺山金閣寺事今考此二事皆見王縉傳或因姓誤疑爲逸文而已附載其先人傳內御覽二百十八引唐書曰沈扶字雲翔太和初爲屯田郎中云云今考文苑下唐次傳云次子扶持扶字雲翔太和初入朝爲屯田郎中云云則沈扶必唐扶之誤又二百六十九引唐書曰包佶授藍田尉時有詔云云今考裴耀卿傳云子綜綜子佶授藍田尉時有詔云云則包佶必裴佶之誤舊書無包佶傳新書敘此事在裴佶傳不在包佶傳冊府八百四敘此事亦作裴佶或因名誤疑爲逸文而

已附載於他人傳中（御覽九百七十六引唐書曰王昇爲刑部尚書性貪慘云云今考元載傳云王昂者檢校刑部尚書性貪慘云云則王昇必王昂之誤冊府八百四十二敘此事亦作王昂）倘列於此編則是指本文爲逸文必以濫收貽誚今則概行刪削不使混淆於其間也他如或引唐史（御覽八百六十七茗類九百三十二龜類九百四十五蚊類九百四十七蝎類九百七十五藕類寰宇記一百八十二罽賓國一百九十八鐵勒國皆引唐史）蓋即吳兢諸人所著或引唐書新語（御覽五百六十引唐書新語開元云云今考大唐新語卷十三所載與此條正同）其書字乃係衍文皆無涉於唐書即不必更加牽引以免枝蔓之弊焉是故知其必有逸文而已見他書所引者則據以纂入（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李德裕傳云祖栖筠父吉甫有祖父自有傳而今本無栖筠傳據通鑑二百二十四注述考異所引栖筠事則原有栖筠傳矣鄭覃傳云故相珣瑜之子而今本無珣瑜傳據御覽二百五十二及八百四十八所引珣瑜事則原有珣瑜傳矣）疑其當有逸文而未見他書所引者則聽其闕如（楊炎傳云父播名在逸人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今本無播及平一傳亦無逸人傳名目疑韋述之唐書有逸人傳即隱逸傳耳）蓋深戒鑿空之談自勉爲實事求是而

已惟念載籍極博而聞見未周縱竭力搜羅仍虞掛漏況舊唐書本文二百卷事蹟浩繁雖繙閱至再至三而逸文中重複疎外之失終覺不敢自保所望精於史學之君子為之匡謬補遺俾舊史復爲完書則建功區區重刻之苦心亦藉以少慰也已

道光戊申正月甘泉岑建功識

舊唐書逸文目錄

列傳一百二 王栖曜　列傳一百十三 孟簡

列傳一百十五 韋夏卿　列傳一百二十九 韋昭度

列傳一百三十三 太平公主　列傳一百三十四 高力士

列傳一百三十五上 高智周 韋機　列傳一百三十八 裴子餘

列傳一百三十九上 歐陽詢 張後允

列傳一百四十上 劉藏器 崔行功 楊德幹 王勃

列傳一百四十中 陳子昂　列傳一百四十一 袁天綱 孫思邈

列傳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列傳一百四十六上 吐蕃上

列傳一百四十七 墮婆登 南詔　列傳一百四十九下 鐵勒

列傳二百上 安祿山　列傳二百下 黃巢

卷十一 列傳 附錄

列傳 王行本 張瑾 何潘仁 姜寶誼 段綸 田畱安 周法明 張鎮周 賈嘉隱 徐慶 紀履忠 張

卷十二

列傳

舊唐書逸文卷一

甘泉岑建功輯

高祖紀

高祖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賊易與耳因率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御覽二百九十五　今本自命高祖至賊乃大潰與此條事頗相似然御覽三百十所引與今本約同而與此卷所引迥異冊府卷四十四亦引此條爲上有初字河東下有道字騎上有精字十二人作一十人始定下有并力奮逐大破之七字其餘皆同而其下卽繼以龍門遇賊事與今本略同然則太平關之戰與龍門之戰本是兩事今本脫其一耳事在隋大業十一年

初高祖於太原斬王威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御覽九百二十二　事類賦注十九所引於太原三字在斬王威之下冊府二十一所引雀作烏係大業十三年五月甲戌事
高祖師次于石堆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時隋絳郡通守陳叔達堅守不下高祖謂厨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膳辛卯引兵攻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御覽八百四十八　冊府卷七節引隋絳作臨汾二十一節引師次于石堆作庚寅次古堆係隋大業十三年八月事　按本紀但云丙戌進下臨汾郡及絳郡據陳叔達傳通守上當作絳郡爲是
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剋或勸遂攻之高

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爲虞遂收軍營於河渚

御覽三百十八　冊府卷七雨在暴上收作守據通鑑敘攻河東事在隋大業十三年九月戊午　按本紀但云戊午高祖親率衆圍河東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還屈突通傳亦不載此事

武德元年

新豐鸚鵡谷水清代傳云此水清天下平開皇之初暫清尋濁至是而復清

御覽五十八　又八百七十三代作世無云字在武德元年七月冊府二十四同惟無而字此事紀於元年符瑞之末未言何月會要二十八云十二月今姑從御覽事類賦注卷七代亦作

世此水作谷水無開皇以下十三字

高祖詔曰朕自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羣才尚書令秦王尚書右僕射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禮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勳賢之義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

御覽六百四十一　會要四十五朕下無自字才作材尚書右僕射寂作右僕射裴寂契合作合契之義作之議係武德元年八月六日事　冊府一百三十三起義作起兵王下有世民二字禮作特之義作之議罪上有犯字亦係武德元年八月事

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御覽九百十九　隋書堯君素傳及册府三百七十三下上有
沿流而三字通鑑敘此事在武德元年十二月

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糧盡人相食有烏鵲巢其礮石車之上人
心遂離爲李楚客斬首傳之京師

御覽九百二十一　事類賦注十九無之上二字爲李楚客作
官軍斬下有其字據通鑑堯君素之死在武德元年十二月

二年

始平人宗士眺貢米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願少益軍國高祖嘉
之賚物百段

御覽八百四十　册府九十七眺作朓係武德二年正月事

武德中有獻李樹連理盤屈如龍

御覽九百六十八　册府二十四同係二年四月事

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脩仁獻百年酥云餌之可延壽

御覽八百五十八　按安脩仁本李軌之臣其降唐在二年四月此事當在四月以後冊府一百六十九所引同係十月事

高祖二年秋七月壬申詔曰天生五材百物資其器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黃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戰放勛光宅有稱丹浦之師禁暴安人率由茲道創業垂統莫此爲先以是周置六軍每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驍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蠻弈究不興虔劉息志季葉淩替軍政湮亡卒伍不修旌旗舛雜部伍符籍空有調發之名竟無討襲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盜賊交侵戰爭多廣黔黎殄喪朕受天明命撫育萬方爰自義師克成帝業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騎之材豈惟七萃今雖關塞寧謐荒裔肅清伊洛猶蕪江湖尚梗役車未息戎馬載馳武備之方尤宜精練所以

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授鉦鼓創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號庶使前茅後勁類別區分玉帳縱宮刑德允備蹈茲湯火譬彼椒蘭大定戎衣止戈斯在於是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甯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蔚高祖以天下未定實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故興此制也每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自是士馬精强無敵於天下矣

御覽二百九十八　冊府一百二十四百物作司牧有稱作猶稱驍勇作驍雄不興作不萌季葉上有自字卒伍作卒列舛雜作雜伍部伍符籍作符籍之內竟無討襲之用上有逗撓之間

句與上爲對夷狄作戎狄鋋作鉦全唐文卷一所載與冊府約
同惟卒列作行列逗撓之間作逗撓乏興又按冊府在二年十
月今本但有秋七月壬申置十二軍以關內諸府分隸焉十七
字蓋上下文皆脫去也會要七十二節引此詔改授鋋鼓作改
復鉦鐸定其作作其係三年七月十一日事蓋壬申乃十一日
而三則二之誤也通鑑每軍下有將字亦係二年七月事注引
萬年道至天節軍與此全同惟幽州作豳州西麟下有州字會
要同通典二十八井鉞作丹鉞西麟下無州字餘所引悉同

三年

武德中太宗平并州悉復故地上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
入御府賜繒彩皆盡重而出

御覽八百十四　據通鑑及冊府七十九一百九此事俱在三

年四月壬戌惟冊府一百九太宗作秦王上悅作帝大悅

四年

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有事於南郊

會要卷九　冊府三十三申作子按上文十月內有乙丑下文

十二月有丁卯則十一月內斷不得有甲子當從會要爲是通

鑑紀此事亦作甲申

五年

武德中梁州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

御覽八百二十五　冊府二十四採作得係五年正月事

武德中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請婚又入寇邊上高祖謂羣臣曰

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

擊之則怨深難以和輯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親夷狄

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克捷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獻名馬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疋汾州刺史蕭顗斬突厥五千餘級

御覽三百二十七　通鑑一百九十載議和事在武德五年八月辛酉惟戊辰獻馬事通鑑未載其己巳襄邑王事與御覽同冊府九百九十節引兩高祖皆作帝不戰而和下無親字克捷而下有後字亦係武德五年八月辛酉事

六年

武德中苑君璋及突厥吐渾設來寇馬邑高滿政設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以滿政為朔州總管曲赦馬邑

御覽三百二　冊府八十三渾作屯冦作寇三作二係六年六月丁卯事通鑑叙此事亦在六年新書高祖紀日月與冊府同

車騎將軍劉山壽上言祖龍潛時數往來洛郊之莊舍嘗踐石靴迹見於石中至今猶在高祖令鑿之深寸餘其迹逾明乃止

御覽五十一　冊府二十一言作書祖上有高字郊作交子作二逾作愈係六年七月事

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御覽六百九十九　冊府一百六十八上作帝人作民受下有之字係六年事未言何月

七年

武德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狀如方印

御覽八百六十五　冊府二十四上鹽字作監味上有而字係

七年之符瑞在九月河淸之前會要二十八上𥂁字作見味上

亦有而字云閏七月十三日

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𦢊上曰𦢊者獵也𦡦𦢊以供宗廟朕嘗躬

親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犢泉

御覽八百三十一　會要二十八𦡦𦢊作蒐狩無出字泉下有

之野二字係八年十二月事通鑑亦載此事於八年十二月庚

辰而七年十二月無此事疑御覽七字乃八字之誤今姑列諸

七年冊府一百十五亦在八年十二月庚辰惟無𦢊者獵也四

字𦡦𦢊作𦢊獵躬下無親字於是出狩於鳴犢泉作於是車駕

出巡狩於鳴犢泉之野

八年

高祖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

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
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高祖並
從之於是遣將軍桒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
發卒于靈州造戰船

御覽三百三十一　冊府九百九十高祖作帝船作舡塹作塹
桒作桑係八年正月己酉事

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頌者千餘人極歡而罷

御覽九百二十二　冊府二十四及三十七頌上仍有上字千
作十係八年四月事又一百九所引同在四月丁未會要二十
八在四月十三日

九年

武德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沍冰雪以示

羣臣

御覽八百七十二　冊府二十四無二十三日四字沍冰雪作

凝沍如冰霰會要二十八作凝泣如冰雪在四月二十五日

武德九年江州都督太子衞副率侯君集於納義門獻白雀一

御覽九百二十二　冊府二十四無江州以下十二字獻作獲

係九年六月事

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羣鳥數百隨之東北飛向蒼梧山

御覽九百一十五　冊府二十四鳳下有凰字係七月事

年月無考

武德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

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解學術唯苦黃白不成金銀爲食器可

得不死

御覽八百十二　冊府九百二十八上作帝無解字

太宗紀上

太宗屯柏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邱而睡俄而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觸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當時以爲神異焉

御覽九百三十三　事類賦二十八俄而作俄然冊府同觸上仍有一鼠字無因見賊至四字俱上無而字發上有太宗二字無當時以下七字冊府二十六所引無屯柏壁三字而有初討宋金剛賊徒日蹙九字不之作不知觸甲士下有之面二字驚起上仍有甲士二字無神字據通鑑此事在武德二年十一月

太宗征王世充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太宗舉麾誓衆曰隋室

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于天寵濟億兆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誅殺良善恣其淫酷國家爲百姓除害事不獲已各宜整爾軍旅修爾器械立勳自効龔行天罰敢有犯命者斬無赦

御覽三百七　冊府十九陳兵上有旦日二字太宗舉麾作帝舉麾世充上有王字誅作枉酷作酗旅作容龔作躬無赦下有於是自穀州營於磁澗九字係武德三年七月事通鑑云旦日率步騎五萬進軍慈澗卽紀此事冊府此條之前紀太宗獲燕頎事通鑑頎作琪其事在己丑則所謂旦日者蓋庚寅也

太宗擊王充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御覽三百二　冊府四十四太宗擊王充作討王世充於雒邑

選上有帝字千上有精銳二字冣作寇太宗作帝殄作弭係武
德三年事通鑑紀此事於四年正月

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尒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悉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御覽二百八十　冊府六十三尒王作尒主悉作委通鑑亦作委並在武德四年二月

太宗討劉黑闥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絶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常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御覽三百四十九　冊府四十四太宗討劉黑闥作及竇建德舊將劉黑闥反於相州帝總戎東討闥上有每令游騎擊挫之七字常俱作嘗太宗俱作帝突將作突厥賊中下有之字事類賦注十三有一突將至驚歎與御覽同通鑑討劉黑闥於肥鄉事在武德五年正月本紀亦云正月進軍肥鄉蓋即其月之事

武德中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烏矢所介切羽我屋宿火食槍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以解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

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

御覽二百八十九　冊府十九無頡利突利四字到作道自太宗率兵拒之作帝受詔北討雨甚作連雨更甚太宗乃召作帝乃召雨彌時上有入字矢羽作鏃翮十萬上有數字悅而歸心作突利悅歸心焉二可汗作其叔姪因下有而字請和下有帝許之結盟五字係武德七年秋事通鑑紀此事在八月通典一百五十五突厥頡利突利作突厥突利頡利矢羽亦作鏃翮犀利作侈利何待作何時魚貫作貫魚迫作追所以解作所解也歸心下有焉字

太宗時莒州言鳳皇二見羣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御覽九百十五　冊府二十四皇作凰係武德九年九月乙未

事蓋太宗即以是年八月即位也

貞觀元年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爲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問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上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御覽三百四十七　事類賦注十三節引自爲作自謂冊府一百四自爲亦作自謂乃曰上仍有弓工二字非良材上有皆字脈理上有則字使作用有天下上有而字日上無之字爲治上無得字及下無於字遂延作亟延每延上無上字會要二十六

引與冊府約同惟內省作兩省上每延作太宗每延在貞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通鑑紀此事在貞觀元年閏三月壬申通典七十七引但作貞觀元年四方上有天下二字於治平作於理

太宗著金鏡述以示羣臣其辭曰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黃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流連贊詠不能已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凜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趨興滅不同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理亂之本原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社稷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安有危

亡之禍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知爲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寬躁強柔之志愁歡貪慾之心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爲治致平此其稟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割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邱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而不在於偏躭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濟猛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安民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功

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廢游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古人云構大厦者先擇木然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之棟梁也子思三代以來君有所好民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絃管鄭衛多進降懷脂粉燕趙斯來蹇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之足爲承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問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猶且如此何況於凡人乎治主思賢如農夫之望歲哲

后求人如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讐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暫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晧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破船之汎巨浪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量不可以盛石小智不可以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無謬矣有明王有暗主漢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留情於伊尹龍逢被戮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求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漢祖殷湯仰其有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騏驎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騏驎之類乎觀夏癸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政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螽蝗爲害夏癸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翦髮爲犧千里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

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處尊高之位執掌賞罰之權錄人之材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論之實難何者輕凌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霆之禍殷紂致分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女不得蠶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世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急命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己之所賢未必盡賢衆之所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胎又人才互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卿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從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

不同不可不察也逆王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以安身隨君情而殺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存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讐爰盎是也捐身而執節孤立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以永鏡白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之戮伍員竭誠爲國終罹賜劒之禍乃君之過也非臣之罪焉至於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諂行實爲君子反爲凡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在衆以爲由私任使賢良則爲偶合委仗凡

才則言愚闇數言則謂太緊辭寡則謂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畱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苦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爲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深根固本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世所希逢至鎭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尙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懸而不遺則枝葉而不存二者之間致心何所是以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天藻但學以爲己聊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喧也

御覽五百九十一　冊府四十但云貞觀初著金鏡述以示侍臣而不言何年今姑附於元年以俟參考又按全唐文卷十載此文軒黃作軒昊贊詠作讚詠凜然作凜凜然人君下有在上

二字其字在亟享下異趨作異趣不同作不常至於上有故字觀理亂作覩治亂社稷二字在安有之上危亡之禍禍作覆以遨遊上有若字何以然作何以知之以此下無知字命壽作壽命寬躁強柔作強躁寬弱愁歡作愁樂性上有思情聽哲之才此乃天命其十一字不善上仍有有字洽上無爲字平上有隆字其在㝠下善在性下剖人心作剖人心不善上有天字在於作在乎桑氏上有有字有扈下有氏字濟猛上及濟寬上皆有以字況於不仁上有何字安民作理人武功作武威各令上有使字不失上無并字搆大廈上有欲字先擇木作先擇匠小材上有以字苟有所中作所有中理木作治木亦國下有家字君有所好作君好仁民必作人必脂粉作粉黛以此作以是而言下無之字亟戒作亟誡問於作師於猶且作且猶凡人下有者

字如農夫作若農夫暫忘作蹔忘破船作膠船升下無量字不下無可以二字信無作信非明王作明主漢祖作高祖殷湯下及龍逢下皆有則字被戮作被誅求愚作求愚觀漢作觀高祖仲其下無有字騏驎俱作麒麟夏癸作夏桀政令作時令螽蝝作螽螟天道下有之數二字翦髮作翦爪雨降作降雨或曰作或云爲臣不易作或云爲君易君處上有人字賞罰上無掌字錄人及因人俱作用人似易作之實易輕凌作輕陵雷霆作震雷分砂作飛沙耕下有耘字蠶下有織字之戚作之感非治世作非治民急命作暴令又爲作尤爲己之所及衆之所下俱有謂字盡賢作盡善既爲作則爲禍胎作禍始又人才下無亙字之卿作之老從長作取長不可不察上有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爲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齊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

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爲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爲宣尼所善
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如斯之類七
十一字王耳作主耳存君作安君爰盎作袁盎捐身作子身孤
立作孤直和穆作和睦足以永鏡作足爲永鑒之戮作所戮伍
員竭誠作伍胥竭力乃下有是字之罪焉作之罪也至於作至
若厲行作勵行反爲凡夫作又爲庸夫在衆作衆望則爲偶合
作則謂偶得凡材作庸夫數言作言數官苦則作官樂則爲根
本作乃根本深根固本之內相作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世
所作人所鎮積冰上有至如二字不遺作不遺則枝葉下有落
字二者作二宜是以作是用天藻作文藻達見作遠見

二年

武德中制祠典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某配饗房元齡及

朱子奢議云公旦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至於梁陳爰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饗

御覽五百三十五　會要三十五武上有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云十八字制作詔無祠典二字兩某字皆作子兩饗字皆作享公旦上有臣以二字公旦作周公俱是作俱稱無至於二字及爰字今作人末句下有詔從之三字係貞觀二年十二月事冊府六百四與會要同全唐文一百三十七請停上有伏字餘與會要冊府並同　按新書禮樂志五敘此事亦在貞觀二年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任委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從遂無一言諫諍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揀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勑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御覽二百五　會要五十四任委作委任順從作順情遂無一言上有唯唯相尙四字文上無行字係貞觀元年事通鑑紀此事於三年四月疑各有所據今從御覽列於二年據通典二十一亦在二年而不言何月順從亦作順情署勑作詔勑文下無書字

三年

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爲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淸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宏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

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御覽二百十一　冊府一百五十七太宗作帝爲上有公字德行作德修係貞觀三年三月事通鑑紀此事於三月丁巳會要五十七通悟在性理上理人作治人屬下有於字在三月十日通典二十二節引爲僕射上有公字廣開作洞開求訪賢哲作訪求才賢此乃宰相之宏益也作是爲宰相宏益之道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作今以決辭聽訟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作豈助朕求賢之意因勅作乃令屬左右丞作悉委於兩丞唯枉屈大事作其寃濫大故合聞奏者作當奏聞者關上有則字

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田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

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讜

御覽九百二十六　事類賦注十八表作來田作畋冊府五百三十一便是任使非人作使非其人　按通鑑敘此事在貞觀三年十一月

太宗時東謝渠帥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爲約

御覽五百九十八　按東謝蠻傳其入朝在貞觀三年通典一百八十一及會要九十九並同惟未言何月冊府九百六十刻上有惟字

太宗紀下

五年

太宗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飲讌耳

御覽八百三十一　會要二十八太宗作上丈夫上有大字生作世田作畋明日當飲讌耳作明當歡宴耳係貞觀五年正月十三日事　册府一百十五上作帝生亦作世三下有耳字明日當飲讌耳亦作明當歡讌耳係貞觀五年正月癸酉事　按太宗紀是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蕃夷君長咸從會要册府敘此事皆在昆明池事下蓋即其處佚文

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

會要卷七　新唐書貞觀五年正月無此事補會要者蓋曾見

古本舊唐書故注中特言舊書也

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

御覽七百三十八　通鑑載此事在五年十二月

六年

太宗降手詔曰朕觀前代明王聖主曷嘗無師傅哉況朕鍾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匡朕之不逮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依古道置三師位也

御覽二百六　全唐文卷七朕觀前代作朕比尋討經史聖王作聖帝鍾作接周物作同聖人何以匡朕之不逮作安可以臨兆民者哉宜依古道置三師位也作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本紀貞觀十六年二月置三師官員此條蓋卽彼處之逸文通

鑑叙此事在二月丙戌

十年

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宏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御覽八百五　按徵傳云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與此條意同詞異疑此條乃太宗紀佚文　又按徵傳下文云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據太宗紀徵爲特進在貞觀十年六月此事當在是年六月以前

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上謂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

之惟須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只言稅鬻銀坑以利多爲美昔堯抵璧於山投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御覽八百十二　按通鑑叙此事在貞觀十年十二月

十一年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尉楊震墓太宗自爲文曰惟君資華嶽之奇氣稟金方之秀質體忠篤以成性應時運而挺生彈冠贊務弼諧帝道正色立朝周行以肅坐槐燮理鼎飪載調値安德不昇政由近習氣舛玉衡日微黃道君慨然忠憤乃心王室昌言正議屢犯於逆鱗霜簡直繩志袪於時蠹而運屬陵夷道

消賢哲不納嘉猷遂嬰嚴網方宏至治遽夭天年英傑云亡邦國殄瘁斯乃緬想高蹤可爲長歎朕省方班瑞言事東巡瞻墳壠於道周想風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將與歸千載如存依然何遠行潦致屬君其饗之

御覽五百九十一　按通鑑及本紀太宗以是年二月甲子幸洛陽宮三月丁亥至洛陽三月朔爲丙戌則丁亥乃三月二日考漢書楊震墓在華陰去長安甚近去洛陽較遠此文之作在二月無疑會要二十七云六年冬幸洛陽至華陰祭漢太尉楊震上自爲文文未載據本紀及通鑑俱無六年幸洛陽之事會要誤

太宗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王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荐享

御覽八百六十二　又九百六狩上有幸懷州乙未五字山下有親御弧矢四字上作太宗先上無王字所作有荐作薦　冊府一百十五狩上有十一月乙未五字之下無陵字上作帝餘與御覽九百六同係貞觀十一年事又五百三十一陵作凌無王字　按太宗紀是年十一月辛卯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

十二年

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饋貴戚太宗知而數之

御覽九百三十五　又八百十六引太宗至路左與此同通鑑紀此事在十二年二月庚午冊府一百五十七及六百九十七列於十五年十一月皆在自東都還京師之時然據本紀觀蹕汜及贈堯君素官皆係十二年幸蒲州之事而十五年之路由

蒲州與否則無明證今從通鑑又考會要二十七亦云十二年二月十日幸蒲州單衣作單衣又潛飼上有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十二字數百作數千

貞觀中左右屯營始置飛騎揀才力驍捷善騎射者為之太宗時出遊幸則從焉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賜猛獸皮韉以標異之又加階級稟食各有差

御覽三百　按新書兵志敘此事在十二年會要七十二及通鑑並在是年十一月會要作三日通鑑作丁未

十三年

貞觀十三年以左僕射房元齡為太子少師元齡上表遜位詔不許太宗因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若成王幼小以周公為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便為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

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酷烈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于習近

御覽二百四十四　按太宗紀貞觀十三年正月戊午加房元齡為太子少師元齡傳貞觀十三年加太子少師通鑑亦載此事正與本紀同

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廄產白馬朱鬣

御覽八百九十五　冊府二十四同惟無乙巳二字鬣作騣

十四年

貞觀十四年陝州奏界內二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

御覽八百七十三　冊府二十四及三十七皆云十四年二月陝州言河水變清然下文載長孫無忌等賀表則云陝州刺史

房仁裕狀稱所管界內二百餘里正月元日黃河載清蓋本正月之事而二月始上表也會要二十八河清在正月元日房仁裕奏在二月十四日

太宗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先是人間有義之書凡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覽餘閒時取臨翫焉謂朝臣曰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卽知强弱常取吾弱對其强强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多潰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人之書殊學於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所爲皆先作

意是以果能成也

御覽三百一　三百十三謂朝臣作嘗謂羣臣每執上有朕自興兵四字鼓上有金字撝作揮覩兵作觀其常取作常以强對上有以吾二字其弱作吾弱潰上無多字使此作多用此通典一百五十八引與此同冊府四十三草書上無眞字義之上有王字凡眞上有悉購之書府五字謂作嘗問小道上有學字乃平作及平鼓上有金字撝作揮覩兵作觀其强對上有取吾二字其弱作吾弱不踰作不過百數作數百多潰作大潰使此作多用此臨下有古字殊學於作殊不學其無及得骨力四字然吾下有之字成也下有帝性愛書初置宏文館選貴臣子有性識者以爲學生內出法書命之令學又令人間善書者亦徵入館內是十數年間海內從風而靡工書者甚衆焉係十四年四

月事又四十四引同惟追奔作奔命數百仍作百數會要三十五載此事與冊府約同惟棄日作異日未遭作頻遭貴臣子下有弟字事在四月二十二日

十五年

貞觀中彌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濟河於故定襄城爲牙帳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疋思摩之初建也詔錫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收田處龍荒之最突厥咸競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陁種落初集其力尚微未敢北徙至是始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爲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國作國家一狗北門守吠若延陁侵逼請家口徙入長城詔許之

御覽九百四 事類賦注二十三節引至是始還作後還守吠二字在北字上 按通鑑載此事在十五年正月

太宗幸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暍者僵于路駐馬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御覽九百八十四　冊府四十二幸作如脫馬字係貞觀十五年三月事　按太宗紀是年三月戊申幸襄城宮

太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四夷賓服唯須守此成功以養百姓因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斯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榱增一瓦人足競踐匠工揮墨搖其梁棟所壞益多亦猶百姓既安因而撫養若慕奇功變法制不恒其德必致勞擾

御覽一百七十五　冊府十八亦載此事未言何年據通鑑係十五年七月丙子事

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使臣

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旣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御覽二百五十八　冊府一百四詔下無朝字集下無使字所養作所敬所使作所養誡作戒事在十五年九月癸酉

十六年

太宗謂侍臣曰朕頃覽劉聰傳聰將爲劉后起䳌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啟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然非知之難也朕近於藍田市木將別爲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御覽一百七十五　冊府五十六太宗作帝頃下有因字無然非知之難也六字而有行之難也四字蓋兩書各脫一句耳係

十六年二月壬寅事

貞觀中烏萇國遣使獻龍腦香

御覽九百八十一　按會要九十九烏萇國貞觀十六年十一月朝獻使至冊府九百七十叙烏萇獻龍腦香正在是年是月

十七年

太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御覽九百三十五　冊府四十二事類賦注二十九並同據冊府係十七年三月事

貞觀中杭州言木連理二十四株有檀梨二木合爲一體

御覽九百六十九　冊府二十四同在十七年三月又按此條與上條皆係三月事未知日之先後今姑並列以俟考

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

御覽八百五十　冊府一百五十七告下有曰字有下有其食二字係十七年閏六月事通鑑亦在閏六月辛亥

貞觀十七年安禮門御榻產靈芝五莖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悉爲龍鳳之狀

御覽八百七十三　又九百八十五悉作並龍下有興字鳳下有翥字狀作形冊府所引亦然惟素作紫十上有二字會要二十八無興字翥字餘與冊府同　按皇太子寢室事冊府及會要皆在十七年九月而安禮門事會要不載冊府則在十五年五月乙酉今既無他書可考姑從御覽列於此年

貞觀十七年滁州言所部川源徧生芝草百寮及雍州父老上表

固請封禪

御覽八百七十三　冊府二十四載十七年十一月景雲見事

疑奏芝草生亦在是月

十八年

貞觀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議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不穀之不德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荅海內賢哲將無一人耶朕甚憂之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冊府六百四十三紀此事於十八年三月己丑諸州作有鄭州曾參說孝經作夫子何以爲曾參說孝經語義較備會要七十六諸州上有引汴鄭二字孝經上無說字

昔楚莊王昔作自羣臣上有以字無議事二字自謀作自爲謀

今下有以字羣臣下有言字幾作能免一人作其人係十八年

二月六日事冊府六百四十三所引甚詳紀此事於是年三月

己丑蓋據實錄今並存之以備考

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十段以資征人

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議郎

御覽八百二十，據通鑑命張儉擊遼東在十八年七月疑即

是月事冊府一百八十五亦作十八年命將作太宗彭通作彭

惠通布下有帛字十作千上喜作太宗嘉比下有于字拜下有

爲字議作義

太宗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燄發人

性含靈待學而成美

御覽九百四十一　冊府一百五十七太宗作帝美下有卿等
其志之五字係十八年九月事

貞觀中皇太子上表曰臣聞直筆記言諫司箴過蓋絕代之通訓乃垂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遐覽前志竊惟古之養德咸有史官所以補闕拾遺爲砥爲礪彰善癉惡如切如磋譬立準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兩肇建此官劉啟昇儲憲章斯義故能道溫玉裕聲聞宸宮上有慰於皇情下無慚於物議臣地居問寢齒橫經越以幼年宿蒙天獎超紫宸以遵禮仰黃屋以承歡怙聖慈而益驕恃鍾心而取恣肅恭馳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慮有違舛蒙泉始道必俟後乘之規離光未融懼寢前星之曜是以夙興夜寐內省多憂延首讜言冀匡童昧而魏晉

已降不置此員杜絕箴規何期甚謬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尙擇芻
蕘之言元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沖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宮
便親監撫之重罕從鼓篋疇議紘誦之宜一德有儻貽憂睿念三
朝登餕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開史職用司箴誡
是使緜載墜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建不逮於是門下坊置太
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士爲之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啟
奏幷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
御覽二百四十六　會要六十七所以上有今字願開作願置
用司作用爲司議上無太子二字侍從作侍奉駮下有正字係十
八年十月四日事
貞觀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目一丈之幹並枝
者二十餘所

御覽八百七十三　又九百五十二目誤作木事類賦注二十四亦然冊府二十四所引幹作餘係十月事會要二十八幹亦作餘在十月八日

十九年

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勑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之忘疾

御覽二百八十　冊府一百三十五載定州事在十九年三月文較御覽詳起作進招作召牀前作御牀問其疾苦作親加撫慰仍勑州縣厚加供給作付州縣廩療之餘亦互有异同通典一百五十二疾苦作所苦勑作勒之忘疾作以忘疲通鑑至定州在三月丁丑

太宗征遼車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并收葬之

御覽二百八十一　冊府四十二無車駕二字葬作瘞係十九年五月事據通鑑車駕至遼澤在五月庚午度遼水在丁丑此詔之降當在數日之中全唐文卷七葬亦作瘞

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已來例皆名白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事皇太子並書令右庶子已下署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諸親友師傅等書不在此限

御覽二百四十五　會要二十六云十九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書疏先無體式請定其儀下文郎載此詔蓋亦五月所降也惟並書作並畫右庶子已下作太子

左右庶子已下署下有姓字親上無諸字等下無書字又卷四
及全唐文卷七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作地在震方禮絶羣后
而令書法式未著彝章白下有謙過逼下書依衆庶八字賤下
有之差將何顯尊卑之序理非通允宜有更張十七字凡上無
今字之事作之書並書作並宜晝右上有左字已作以晝日上
有次字會要無此字友作及通典三十白作目之事作之書並書作
並宜稱無案晝日三字友作及

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從行文武競
思奮勵

御覽二百八十　按通鑑此事在十九年六月丙申通典一百
五十二從行上有由是二字

太宗征高麗同次營州詔遼東戰死骸骨並集柳城東南有司設

太牢以祭之太祖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涕帝親爲文祭之曰忠烈蓋世往賢明軌忘身徇國先哲良規惟尒等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劒提戈摧城陷陣冒鋒刃而不顧赴湯火以如歸殞命戰場殘形寇壘膏原潤鉞身喪名存搖落寒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颯焉非昔然則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尒遺靈酒俎既陳魂其斯享

御覽五百九十一　又二百八十同次營州作及軍迴行次柳城詔遼東戰死骸骨作詔集戰亡人骸骨太祖作太宗臨哭作慟哭據通鑑係十九年十月丙午事冊府一百三十五遼東下有道字戰死作戰亡人太祖亦作太宗帝親爲文祭之作御製

祭文忠烈上有夫字蓋作盡十全唐文同 爾等下有心苞全唐文作包 鐵石志烈全唐文作列 風霜勇氣雄圖衝冠裂眥十六字膏原潤鉞作膏潤原鉞全唐文鉞作野 雷野全唐文作雪野 餘蹤下有涉出塞之前途掩靈櫬而反骨歌陽春之往路黯長夜之歸魂二十四字全唐文同 去作若以餘並同惟以十九年事爲十年事當是傳寫脫誤通典百五十二太祖亦作太宗臨哭亦作慟哭從臣爲之流淚作軍人無不灑泣

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御覽二百八十 按通典一百五十二此數語即在上條慟哭盡哀下蓋御覽兩卷所引互有詳略耳

太宗司次易州界司馬陳元璹令百姓種蔬埏上而微火煦之欲

其速生以擬供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御覽九百七十六　冊府一百五十二太宗作帝文上有征遼
二字坭作坑係十九年十一月庚辰事通鑑同
貞觀十九年陜州有石理成文曰李君王三字甚明
御覽八百七十三　冊府二十四所引有石作言青石無甚明
二字係二十年十一月事未知何據今姑從御覽列於是年之
末
二十年
太祖行次虛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皇太子對曰此所
謂圓獄將繫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罰刑茲无赦而漢文帝志在
輕刑但以詳平爲佳非謂有罪而釋也濫繫无辜則政道缺久濡
有罪則怨氣生圓土之中仰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鏁械膚體鬱結

其中夫循諸己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

御覽六百四十三　按太祖當作太宗冊府一百五十一所引虛作靈何謂下有也字圓作圓太宗作帝詳平作平允而釋作卽釋繫作殺濡作滯循諸己作脩己係二十年二月帝征遼回時事

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隆冬之枯樹槎枿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餓隸羈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御覽七百四十七　會要三十五父風作異風殊非作殊俗槎

上有雖字餓上有之字轄上有惟字字若作步步如徐偃作

徐姬豈下少非字其惟句下有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

露結尖若斷而復連鳳翥龍蟠勢若曲而還直玩之不覺爲倦

覽之莫識其端心務力追此人而已四十八字　按據房元齡

傳晉書之修在貞觀十八年其告成在二十年據會要三十六

晉書之成在是年閏三月太宗此論未審作於何年今姑列於

二十年以俟考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御覽八百七十三　又九百六十八及事類賦注二十六所引

二十一年作貞觀中會要二十八在是年正月冊府二十四在

二十二年正月疑各有據今姑從御覽會要

貞觀中陁洹國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垂與翅齊并五色鸚鵡各一

御覽九百二十四　按陁洹傳貞觀十八年來朝其獻鸚鵡則在二十一年惟不言何月會要九十九叙此作耨陀洹國即以爲貞觀十八年事非也册府九百七十無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十字十下有埜字一下有及婆律膏四字係二十一年二月事

太宗時葉護獻馬乳蒲萄一房長二丈餘子亦稍大其色紫

御覽九百七十二　會要一百所載二丈餘作二尺册府九百七十與御覽同　按御覽載是年諸國貢物據册府皆在三月據會要皆在三月十一日今就其所錄次第條列於後

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香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

碧香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根

御覽九百八十一　會要所引似麥上有葉字狀似作狀如花作華者取作取其冊府與會要同惟無其字

太宗時健達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中心正黃而蘂子紫色泥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有酢菜狀似芹而味香渾提葱其狀猶葱而甘莖

御覽九百七十六　又九百八十引泥婆至食味與此同會要所引達下有國字菠下無子字羅下有國字類上無葉字實上有花字如作似又下無有字酢菜下有狀如菜潤而長味加美鮮苦菜狀如苣其葉潤味雖少苦久食益人胡芹二十八字似作如狀猶作狀如甘辛作白辛冊府佛土菜作佛土葉中心作心中泥婆羅作泥鉢羅蘂下無子字類上無葉字酢菜下有狀

類愼火葉潤味雖少苦久食益人胡芹十六字

貞觀二十一年西蕃吐陸可汗獻金卵瓶鳥鶩也彫刻作禽獸而塗以黃金

御覽九百二十八　冊府吐作咄瓶作鉼會要吐陸作咄祿瓶作鷄轂無黃字

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至摩伽沲國取其法令揚州煎諸蔗之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

御覽八百五十七　會要蕃上有西字上作太宗沲作佗蔗上無諸字出下有者字

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人皆不識及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太宗自損益造酒爲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既頒賜羣臣京師始識其味

御覽九百七十二、會要代作世無人皆不識四字牧作收無
太宗二字爲尢作酒成凡辛作香益作醐師作中冊府所引牧
作收太宗作帝爲尢作成凡醍益作緹盎事類賦注十七所引
亦無人皆不識四字牧作收太宗作上爲尢作成凡辛作香益
作盎須上無旣字識上無始字　按御覽八百四十四引與事
類賦注悉同惟辛作春係誤字

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直並
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
弟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
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放有變陛下
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說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冊府六百五十一公直作公理等弟作第

等問之下有對字相放作相效其說作其言會要七十六公直作公瑾餘與冊府同在二十二年九月通典十七在二十三年九月直亦作瑾全下作黜之體下無性字放下仍有儆字通鑑則紀此條於二十一年五月公直作公治蓋因張昌齡獄翠微宮頌而追叙其應舉時事至於王師旦知貢舉之年旣無可攷而二十二年九月無幸翠微宮事二十三年九月太宗已崩今從通鑑列於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

貞觀二十三年肅州醴泉出有文石五彩蓋泉

御覽八百七十三　會要及冊府皆不載此事未知何月

年月無考

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誡愼申筆書石命工

刻之以賜皇太子其詞曰昔隋季崩離天綱弛紊波濤沸四海氛霧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壯疲於兵甲老弱斃於飢寒骸骨百城流血千里宮闕變爲禾黍中原化爲寇場余以弱齡屬當厄運思靖大難以濟蒼生秣馬揮戈風驅電掃克平八表臨撫萬方聊因暇景載懷興亂歷想前代暗君庸主莫不恃其智力則輕侮聖賢騁其文才則不尊道德縱其口辯以飾非肆其姦言以拒諫昏迷酒色習近讒邪暴疾黎元窮其轍跡傾危莫悟以至滅亡明鏡不遠於焉自鑒

御覽五百九十一

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尒所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喜因賜帛五十疋

御覽八百十八　冊府七百十一敘此事嘗作嘉

太宗謂侍臣曰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則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

御覽八百四十八

貞觀中度支郎以宋謝脁詩云芳洲多杜若乃下坊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脁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御覽九百八十三

貞觀中議封禪又議立碑勒石紀號垂稱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後王之休烈其義遠矣

御覽五百八十九　按此條疑論中逸文

舊唐書逸文卷一終

男[illegible]校栞

舊唐書逸文卷二

甘泉岑建功輯

高宗紀上

永徽二年

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馬人之所欲豈可取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卻之

御覽八百九十五　冊府一百六十八納作諾曷鉢上曰下有艮字取作輟卻作還係永徽二年閏八月事　事類賦注二十一無河源以下七字對上有使者二字餘與冊府同

永徽二年藍田縣令田仁獻瑞石文理成字曰天安永得立

御覽八百七十三

五年
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濟州黃河清十六里
御覽八百七十三　冊府二十四州下有言字十上有一字里
下有皎然澄徹四字
顯慶元年
顯慶元年上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上
不許之乃下詔曰始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劒刺
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
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朝
御覽七百三十七　按高宗紀永徽七年正月壬申大赦改元
爲顯慶大酺三日此條當是其下之佚文全唐文十二始聞作
如聞遣發作發遣

二年

高宗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誡以示侍臣禮部尚書[玄]文館學士許敬宗又上表請總名爲天訓并請注解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御覽五百九十一　冊府四十高宗作帝許敬宗下有等表請班示天下帝謙不許敬宗十三字係顯慶二年六月事

四年

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御覽八百十七　通典五十八四品不過作四品五品不得過百疋上有一字皆上有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疋十字資上無

之字係顯慶四年十月事會要八十三自上有仍字資裴作貲粧餘與通典同在顯慶四年十月十五日通鑑叙此事在四年十月壬戌

顯慶中高宗以許敬宗所撰太宗實錄所記多非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聖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亂錯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今我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中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

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斂轡卻還顧謂朕曰此事若
發數人合死汝可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
眞郝處俊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弟傑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
轝供奉見有三衞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
間無御史我不爲汝作罪過不須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于
是處俊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

御覽六百三　會要三十六朕昨觀上有先朝身擐甲冑親履
兵鋒戎衣霑馬汗鞮鍪生蟣虱冊府五百五十六蟣作幾剷平區宇康濟生
靈數年之間四海霤冊府霤作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四十
六字亂錯作錯亂挂法作枉法行法下有一虧冊府虧作方罪敢得
罪人多八字今我作我今此既作此皆實下有錄字草中作宜
中冊府同汝可下有於字後下有堂字冊府有於字無堂字臣弟傑傑上有

處字冊府三十作臣處俊無御史史作衣冊府五百五十六同三十亦作史不須下有怕字入史下有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元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髙智周等並修史四十七字于是處俊等作仁軌等冊府五百五十六約同按御覽作顯慶中會要冊府五百五十六以此事屬于顯慶四年通鑑紀此事在咸亨四年三月丙申冊府他卷三十亦作咸亨四年據許敬宗傳及通鑑敬宗歿於咸亨三年蓋既歿之次年恩眷已衰始下改修實錄之詔若顯慶四年正敬宗被寵之日且郝處俊劉仁軌官秩未崇無緣有此事也當以咸亨為是今姑從御覽列於顯慶而附注其誤焉

龍朔元年

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等讌於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

之一戎大定樂皆象親征遼東而用武之勢也

事類賦注十一　按音樂志一與此條事同文異屬諸顯慶六年三月據高宗紀改顯慶六年爲龍朔元年卽在是年三月丙申朔當從事類賦注會要三十三敘此事與音樂志約同亦云

龍朔元年三月一日

高宗狩于陸渾縣六日止飛山頓高宗親御弧弓獵四鹿及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太官烹宰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圉師曰朕目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惻之情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圉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釁鍾因曰吾觀此牛觳觫似無罪而就死也乃不釁鍾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刲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輿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

罪在不赦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經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御覽八百三十一　會要二十八止作至獵作獲兔上有雉字太作大宰作羊惆惻作惻怛曰上無對字宋文侯作齊宣王將牛下有以字吾作我死也作死地恐上有但字斷作棄經作曾免下有上于是製冬狩詩七字係龍朔元年十月五日事　冊府四十二叙此事飛作非兔上有雉字又一百十五亦然陸渾縣下有戊辰二字均在龍朔元年十月　按高宗紀是年十月丁卯狩于陸渾癸酉還宮此條當補於癸酉之上

二年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圄師皆自愛朕書可于朝堂開示圄師見驚喜私謂朝官曰圄師見古跡多

矣魏晉已後惟稱二王然逸少有力而姸子敬姸而少力今觀聖
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御覽七百四十七　會要三十五愛下無朕字見下有而字二
跡字皆作迹稱作茲有力作少力
高祖朝諸宰臣於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
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
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
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衆乃止
御覽八百四十八　會要五十三宰臣於作宰臣以才上無東
字當自作當即不在下有於字係龍朔二年事　按龍朔係高
宗年號御覽之高祖當改爲高宗據文瓘本傳其爲東臺侍郎
正在龍朔時冊府三百二十亦無東字費作貴多作名大唐新

語卷七機務作樞機無束字若上無吾輩二字以邀求名譽也作以邀虛名家下無之字賀亦作貴

麟德元年

麟德元年亳州奏老君廟側生三脊茅

御覽八百七十三　按此事未知何月俟考

高宗紀下

總章元年

高宗朝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上御元武門之觀德殿奏九部樂極懽而罷

御覽八百四十八　冊府一百十上作帝殿下有宴百官三字奏作設罷下有賜帛各有差五字係總章元年十月癸丑事

按高麗之平在是年九月癸巳高宗紀是年十月以後事皆闕

嘗以此條補之

二年

高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乃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造岐梁歷晉潤止雍爲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蹔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元意黃河上等斷圍元意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御覽八百三十一　會要二十八駕幸作車駕還宮作還京止作至杖上有躡蹻二字等下有處字抵上有竟字係總章二年九月事　按高宗紀是年九月己亥發自九成宮壬寅停華林頓大蒐于岐此條蓋即其處佚文

咸亨二年

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

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弭災患力兼十象强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大作法於儉其弊猶奢誰復能制故聖人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誡奢書云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知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御覽八百九十　事類賦注二十節引此條獻下無之字上下無謂侍臣三字無上無知字　冊府一百六十八上謂侍作帝謂使夫上有舜用漆器而人叛紂用玉杯而國亡此亦所費不多但是奢麗之漸不可啟也三十字猶奢下有作法於奢四字誰復能制作豈能制止知上有方字係咸亨二年五月事全唐文九百九十九亦作咸亨二年表文與御覽同

永隆元年

高宗時太子賢敗太子洗馬劉訥言給事中唐之奇並坐私附庶人配流嶺外訥言博學有文詞以漢書授賢賢甚重之嘗撰續排諧集十五卷賢覽之以爲笑樂及賢廢宮中搜得之上怒曰經典誘人猶恐不能遷善排諧鄙說是導之以邪也遂徙震州而死

御覽六百二　按通鑑叙此事在永隆元年八月　又按儒林秦景通傳後附劉訥言傳叙此事互有詳略震州作振州新書訥言傳及通鑑同

年月無考

高宗朝太僕以患疥馬乳造酪供進署承罪當死上特免之

御覽八百五十八　按承當作丞

高宗嘗問羣臣求可爲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又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嘗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爲準

平由是百司羣僚必表而視事

御覽二百二十七　通典二十四又作復嘗作常以必表而視事視作親

則天皇后紀

光宅元年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於匡復兵貴神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

人南度以擊潤州思温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亦悔之所以遂敗

御覽二百九十三　按通鑑叙此事在光宅元年九月武后紀載敬業舉兵亦在是年九月此條即其處逸文通典一百五十四志在下無於字神速作拙速尋亦作尋以

武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于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營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御覽二百八十九　又三百十三武后作光宅初下有武太后臨朝稱制七字起兵二字在州字下太后上無武字而有以匡復皇家爲辭月餘致精卒數萬十四字令作遣討上有領兵二

字拒于高郵之作卒軍拒於敬業至破之作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後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噪而奔擊乃大破焉　按此事據通鑑在光宅元年十一月通典一百五十五燒下無營字餘與御覽二百八十九同又一百六十二所引月餘下有日間二字破作敗餘與御覽三百十三同

垂拱四年

垂拱四年三月有月桂子降於台州經十餘日乃止

御覽九百五十七

天授元年

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睿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御覽九百二十　冊府四十六無睿宗時爲四字皇嗣言曰作

太子曰須臾下有而字　事類賦注十九應作瑞睿作中言下無曰烏二字僞下無也字須臾下有烏字果在壇上無如其言三字　按皇嗣之名武后所創惟睿宗曾膺此號作中宗者非也況是年中宗尚在房州安得有是言耶　又按武后改唐爲周降睿宗爲皇嗣在天授元年九月九日此條當是九月以後之事

長壽二年

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右丞姚璹對曰氾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種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爲嘉瑞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可爲大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焉

御覽八百三十七　會要二十八元上有正月二字質上無其夜二字故上無有何二字右作左勝下有之農二字汁和種作協和穫作穫御上無臨字爲上無可字瑞上無大字

長壽二年冬十月萬像神宮側有檉松樹皆變爲柏

御覽九百五十四　新書五行志紀此事像作象松作杉

大足元年

天后西幸京師路經楊元感墓上誦李百藥過元感墓詩云劍有萬人敵文爲一代英除昏志不遂僭亂道難平歎曰百藥唯解綴文不識大義

御覽五百五十八　按武后自革命以後皆居洛陽惟大足元年曾一至京師本紀是年冬十月幸京師通鑑是年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此事必在壬寅以後辛酉以前

長安三年

武后將如洛陽至闕鄉縣界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
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害聞聖駕今至故來哀
告后勑去墓五里不得採樵

御覽七百三十五　按武后自革命以後惟長安三年曾由京
師至洛陽闕鄉乃其必由之地本紀是年冬十月丙寅駕還神
都乙酉至自京師通鑑亦言是年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
酉至神都此事當在丙寅以後乙酉以前

中宗紀

中宗爲皇太子天后以時熱令皇太子外朝用扇障日太子讓之
詔不許

御覽七百二　冊府二百六十一天后作則天令作詔用扇上

有令字讓之作抗表固讓詔作優制在長安二年七月丙戌

神龍元年

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今之律者乃具于條餘近有脩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卽舉輕以明重立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必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之慟哭矣

御覽六百三十八　會要三十九書下無曰字今上有夫字乃上有昔字具作有餘在條上有作者卽作則立一言作立夫一條必由作罔由因作由係是年正月事通典一百六十七與會要同惟輕重必由仍作必因受罰作賞罰必爲下無之字矣作焉全唐文二百九十六與會要同惟乃上無昔字將弄作侮弄

立　言作立夫一辭受罰作被罰必爲之慟哭矣作慟哭必矣

矣下有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九十三字　按神龍本武后年號是年正月中宗復辟而年號仍舊冬曦上此書當在中宗新政之初必非武后寢疾之際故定爲中宗紀逸文

神龍中陳州官舍有李樹黃落將盡忽更鮮茂而生花焉

御覽九百六十八　按此條雖但言神龍未書年月然李花鮮茂乃中宗復位之祥疑神龍元年之事今姑列於是年以俟考

景龍二年

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稱律令格式縣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牕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已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旨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糺彈上從之

御覽二百二十六　按會要六十一聞在奏下分職下無者字修上無或字旨作止請作望令下有準字糺作糾係景龍二年十二月事通鑑同冊府五百十六已後作以後旨作止各令作合令故生上有有字致有作有致糺作糾無上字通典二十四

奏下無稱字司明作思明明下無也字至公作至化已後作以後旨作止故生上有有字亦在景龍二年十二月

四年

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上令侍臣自芳林門經苑東度入仗至望春宮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

御覽二十

景龍中中宗孝和帝以立春日宴別殿內出翦綵花令學士賦之

御覽二十　按此條與上條疑是一時之事然無明文可證姑列於此以俟考

睿宗紀

景雲元年

景雲長安縣令李朝隱加太中大夫朝隱之宰京縣也政刑畢舉

權豪懾憚有內寺伯非禮干忤朝隱叱繫於獄上嘉焉故有此命

御覽二百六十八　按通鑑叙此事在景雲元年十二月御覽景雲下疑脫元年十二月五字舊書睿宗紀景雲元年脫去十二月事當以此條補之朝隱傳叙此事亦在睿宗時冊府七百六景雲下有初字令上無縣字無太中大夫至縣也十二字上嘉焉作睿宗嘉之故有此命作加朝隱大中大夫又七百一所載事同而文異並載有睿宗褒美制文

和元祐爲千牛衞長史先是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變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拘於大理而將戮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同符讖故上聞而拜之

御覽二百四十八　冊府五百四十九祐作祜千牛衞作眞化府先是作景龍末寓言作寓意拘作將戮下有之字若下無同

字故上從而拜之作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衞長史　案睿宗

之改元景雲在唐隆元年七月其改元太極在景雲三年正月

是景雲名雖三年實止年半冊府既云景雲初其爲元年無疑

惟不能定爲何月今姑列於是年之末

舊唐書逸文卷二一終

姪[illegible]
男[illegible]　校栞